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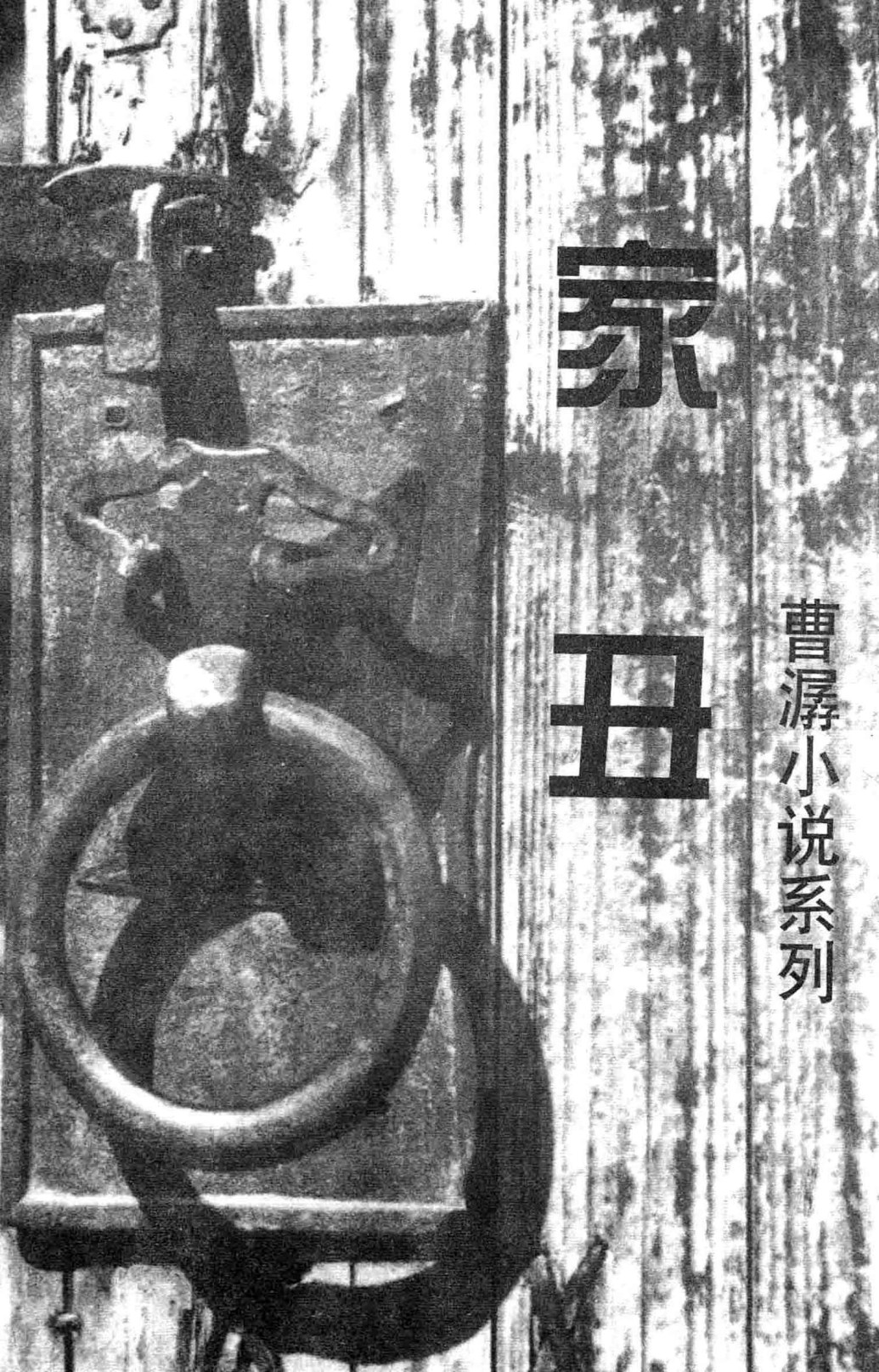


海

大众文艺出版社

家丑

曹潺小说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丑/曹湜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9

ISBN7-80094-252-x

I. 家…

II. 曹…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

邮编:100009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38 千字 插页 2

1996年9月北京第1版 199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 价:16.80 元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eathered wooden door. The wood grain is prominent and vertical.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door, there is a large, circular metal pull handle, possibly made of brass or iron, which is slightly recessed into the door's surface. The lighting creates deep shadows and bright highlights, emphasizing the textures of the wood and metal.

关于祖父换妻的故事

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

前 言

出这本书是为了纪念鲁迅文学院的那段岁月，那年的春天似乎连草都失恋了，而写作情感却在困境中勃发。许多个真实的男女的影子，使得我迷醉在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当中。我的小说确实离不开女人，正如我的生活离不开女人一样。每当刻画女人的时候，我就好像沉醉在里面了。我写女人，总是把她们作为自己的恋人对待。因为我只有爱她们，才可以写好她们。也就是说，她们才能在我的笔下变得鲜活。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写小说自然离不开她。虽然每个人都为情而困，为情所累，但最终他们将得到回报，即使他们因爱而不能回忆，也总是充满浪漫色泽的。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生活如何，其实，寻求解脱某些烦恼是必要的，我的小说将可能使你摆脱繁琐生活造成的苦恼。我知道现代人的困窘：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同的人格面具、零零碎碎的条文、随时潜在的生活风险、因爱而不能的苦痛，等等，这些无一例外分割着我们的时间与肢体。但当我回忆祖先驰骋沙场的坦荡与敢爱敢恨的潇洒时，向往是不言而喻的。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摆脱暂时的生活困境，而走向金色池塘与梦牵魂萦的廊桥。

一九九六年七月北京东

《家丑》情节概述

这是一个关于祖父换妻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脸似满月红润白晰丰腴的盲娘是祖父所爱，当乡绅孔己子乘人之危用三十块光洋买回她时，祖父乙坤愤然离家。当晚，老地主把盲娘从少女变为少妇。这是我祖父终生悔恨的。在这之前，我祖父有无数个机会得到她，但他没有。

祖父离家数年回到了故乡，他已变得富有。他带回艺妓徐夭青的目的，就是想用她与老地主交换盲娘，这是他精心策划的。祖父敢爱敢恨，是条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汉子。他回到家乡不久，日本鬼子溃退途经此地，祖父带领一帮汉子伏击了日本人，手刃日本头领板田正二，谱写了一曲中华儿女抗日的传奇篇章。

小说穿插了我与白纯的爱情故事，白纯迷醉考古，在故纸堆里打发时光，而我又时常被繁琐的公文掩埋着，对爱也抱怀疑态度。比起祖父的坦荡来，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整个小说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情与性的冲突，爱与恨的迷惑，加上富有传奇色彩的私情，使小说充满浪漫的色彩。当祖父把盲娘抱在怀中时，我似乎也悟到了什么。

目 录

一、家丑	(1)
二、泪黄昏	(45)
三、迷乱	(85)
四、地菜花	(124)
五、流泪的女娲	(164)
六、春梦乍醒	(207)
七、古铜	(246)
八、大溃退	(290)

家丑

——关于祖父换妻的故事

1938年酷夏的一个晌午，村人易胆大伙同他四个操办全村红白喜事的伙计，偷偷摸摸一顶花轿把脸似满月红润白晰丰腴的盲娘抬进了二地主七叔公孔己子的青砖宅院。

村里的青皮头颅的光棍们就像死了老娘似的沮丧，一个个在心里咒骂已有二房妻室的七叔公。他们咒他红炮子穿白炮子打，得猩红热或花柳病死，抛尸荒野狗都不啃。

纳了第三房，七叔公反复哀求原配杨大脚，才勉强答应放了一千响的浏阳炮。在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人们惶惶不安的预感到：

年仅十七的盲娘当晚将走完从少女到少妇的全部漫长旅程。

祖父乙坤牙关紧咬腮帮子发酸，七叔公宅院黑幽幽的大门洞吞没了祖父乙坤许许多多花花绿绿五彩纷呈的梦幻，把一个

残酷的结局留给了自己。

七叔公的大门洞开了一会，复又关上。宅院前两只石狮子寂寥无声，虎头宅院的大门在悠长的“吱……呀……”声中沉重地关上。樟树在酷夏当中卷曲了叶片，几只狗在蒸腾的热气当中吐出长长的舌头，蛇信子似的。因闷热狗们痛苦地呻吟，一只母狗撅起屁股挑逗着一只体格健壮的花白狗，花白狗狃狃而吠，最后抬起后腿向后山逃遁。

七叔公的宅院一片寂静。

村里落寞过了一夜。第二天，村人发现，乙坤不知去向。有的人说，他去了武汉三镇；有的人说，他去了浮满脂粉味的秦淮河；有的人说，他去了北平。

这种种猜测终究没有结论。

究竟乙坤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二

我留心上辈人对我祖父乙坤的种种非议，我在他们的语言缝隙之中猜测他们的吞吞吐吐。我把关于我祖父乙坤的所有道林纸的资料用一个樟木小筐保存得像天书似的。关于我祖父的种种蛛丝马迹我兴趣盎然，并复印了到手的各种资料。

关于祖父乙坤的种种，县志上记录得十分清楚。其实说清楚只能从大方面来讲。1944年，祖父乙坤长袍马褂回到都梁古城时，已有三个人。一个随从，一个女人。随从白啸天，女人徐天青。白啸天还健在，花白胡须，脸上皱纹密得像干枯的老松树皮。整天价坐在灰黄色的墙根边被毒阳晒得蔫蔫的。白啸

天已不太清楚现世谁当政，“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在竹管上用红通通的铁条刺出六个眼，然后，吹出一曲名叫《三月风》的古典相思曲。

白啸天的孙女白纯因为白啸天的缘故，被抽调到县志办做《都梁文钞今编》的工作。文钞中有一篇根据祖父乙坤经历虚构的小说《换妻》，一九八七年发在北京一家有名的大型刊物上。听说，电影名导演对祖父乙坤的换妻故事颇感兴趣，准备搬上银幕。

白啸天唯一说得清楚的，就是一九四四年回到都梁古城扶冲坳的那一天。那是一个黄昏，刚下蒸汽火车的祖父乙坤扶着徐天青一走进古城都梁，便被那如火如荼的夕霞涂鸦得花花点点。徐天青穿一身天蓝色驼绒旗袍，把全身裹得十分夸张，该凸的凸，该凹的凹。祖父乙坤手挽着徐天青，走进古樟参天的古城。巍峨崔嵬的城门洞口人来人往，穿梭如织，歌肆酒楼笑语盈盈，在打情骂俏之中粉香四溢。徐天青确实漂亮，光彩照人，白皙的长脖上围了一串珍珠项链，一张鹅蛋脸上高鼻深眼，眸子微黄，据白纯说，徐天青确有俄罗斯白俄血统。这一点我实在无从考证。对于徐天青的来历，祖父乙坤向来守口如瓶，旁人问及也只不冷不热把话题扯开，有几次还搞得专署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很难堪，其中有一个还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

所以，关于徐天青的身世至今还是一个谜，我无法从旧迹中窥视，只有在头脑中想象这个迷人的窈窕淑女。我唯一能知道的是，当时徐天青在江浙一带大名鼎鼎，是越剧青衣，还能用绝妙的反弹琵琶的舞姿把当时在苏杭占尽风流的商贾公子、军界要人和自命浪漫派的文人搞得如痴如醉。听说其中就有徽商程半金，风流公子王舟航，军界要人张治山，浪漫派文人张恨水和张资平。传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就是从徐天青反弹

琵琶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乐曲声中启发而来。

祖父乙坤携徐天青回到故里，当时都梁城的各大采茶剧园的经理纷纷上门签约，都被乙坤一口回绝。

白啸天挑了两个笼箱，里面有一木匣珠宝，还有书籍，其中有杨氏钱庄的十张千两银票。祖父乙坤花五千两买下大成殿。大成殿是老佛爷时道台办公的地方，后被县党部封存，说是名胜古迹。这事把都梁古城几大商户震住了。

且不说古城自西汉以来留下的诸多文物古迹，也不说大成殿的飞檐走角，游龙戏凤或“翩若惊鸿”，更不说殿内被朱漆涂抹得豪华而又富贵的擎天廊柱；光半月池畔的银杏抱樟，就使徐天青激动不已，脸膛红润。

当时西天浓霞满天，远处的山峦被晚霞点燃，山峦上似飞舞着赤红鲜艳的长绸飘带，把整个古城裹得不透半点风。大成殿前有一条清濯的穿城河，河水荡漾，水草衍动，水波上浮光跃金，上山桥如一飘带飞临而过。整个古城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荡漾起伏。

徐天青连声称奇，说古城确沾楚地灵气，实乃风水宝地。尤其令她赞不绝口的是银杏抱樟，天下一绝，世上无双。

黛色参天的古杏据《都梁古迹录·十卷》65页记载，乃为勤慎史职的东晋陶侃（该人系陶渊明后人）所植。一双银杏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几经雷磔风摧，仍傲霜斗雪而立，两杏之间有一杈桎口，口中吐出一香樟，绿叶时节香气氤氲飘散。

徐天青绕着半月池转了五圈，赞不绝口。

祖父乙坤说：

“真是‘石劫长留天地春’呀。”

徐天青说：

“那樟树，肯定是飞鸟衔樟籽掉入杈桎口，才长出来的。”

祖父乙坤说：

“大家都这么说，其实，也只有这种解释较为妥当了。”然后接着又补充一句：“你真聪明！”

徐天青似感春风拂面，神采飞扬。

是时，大殿檐角上的飞鸟撞了风铃。铃声悠扬不绝，绕梁三日仍有余音。

白啸天带领几个家人已把殿与周围的厢房收拾干净了。

三

诸位读到这里想已猜出几分，关于先人的故事必然会围绕着官娘、祖父乙坤以及徐天青展开。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精密的高尖端仪器人们都能条分缕析地表现出来，可男人女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你怎么说也弄不明白，你越想弄明白就只会越糊涂。我整天纠缠在与白纯的情爱之中，无法摆脱出来，就像被千手观音缠住了一般，弄开一只手还有许多手紧紧抓住你，使你无法脱身。

我去找白纯，白纯是白啸天的孙女，是白啸天的儿子白天虹与孙二娘所生，这是很确切的。不像我的父亲元甲，他弄不明白自己是父亲乙坤与谁生的，官娘抑或徐天青。生前他问过祖父乙坤，那是在一个晌午，祖父乙坤在一大堆旗袍当中拣一件杭州丝绸配上苏绣的天蓝色旗袍，带官娘出去贺七叔公古稀之寿，父亲元甲从女人堆中钻出来，在“野种野种野种野种”的吵闹声中逃之夭夭。他把父亲乙坤拉到一大堆劈柴前对他说：

“我终究是谁的儿子？”

“我的。”乙坤斩钉截铁地说。

“我母亲呢？”

……

“是盲娘还是徐天青？”

“兔崽子，谁生不都一样么？你又不少生一鸡巴多生一鸡巴，真烦人。”

祖父复又返回盲娘的卧室，找那件天蓝色旗袍。父亲元甲直到死，也没弄清他的母亲是谁，在回光返照的弥留之际，他仍然满脸惆怅，魔幻般的颜色在他脸上交相更替。这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这个谜当然会涉及到他的后人，包括我整日都惶惶不安，一个人踟躅在柴禾与阡陌当中，想得到冥冥之中神灵的启示，可我一无所获。记得有一次，我酒后与白纯谈起这点。我浑身上下的毛细血管都渗着酒气，而白纯身上发出一种略香的潮气，置身这种混合气体让人油然而生把埋葬已久的心事吐露出来的欲望。我说：

“我不知道我祖母是谁，而你一目了然。你真幸福。”

白纯有几分哂笑，但我沮丧惆怅的神态特逼真，白纯又多了几圣洁。

“谁又不数落你数典忘祖，自己做个十字架背着，像受难的耶稣。”

“可……这……终究不是回事。”

“你知道白云的祖母是谁么？”

“是谁？”

“是水。”

“这又怎么样？”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你的祖母是水，不是泥，有这就够了。”

白纯像一个口出谶语的女巫。她坐在一大堆古簿中央，与

死亡和陈气打交道。有几只乌鸦在窗口停留，向里观望。白纯的脸变幻着，我觉得白纯真有几分杀气，像孙二娘一般，传说中的。她总在整理一份《都梁盗墓窥探》的史料。

我这次找白纯，是弄不清楚祖父乙坤一九四四年回到都梁古城的当天晚上去了哪里，更确切地说，那一天晚上他是否去了扶冲坳的七叔公的青砖宅院。究竟是当天晚上还是旧历的七月十五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还没到县志办，我已嗅到白纯身上发出的略香潮气。这种气味使我想起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与白纯我总是若即若离。我猜想她肯定还在整理那份名叫《都梁盗墓窥探》的史料。我不知道白纯整日价埋头于盗墓史料，鼻中是否有夜半开棺撬椁瘁人心魂的尸骸呛人的恶臭。这几年来，她一直在研究《周礼》、《吕氏春秋·节丧》、《唐律》、《都梁历届盗墓史料汇编》等史籍。在她书桌台板上，压着一方纸条，摘了《唐律》一段话：“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其冢先穿未殡而盗柩者徒一年半盗衣服者减一等器物砖板者以贼资论”云云。

有一次，她问我，什么叫“朱漆脸”。

我也说不清。

我讨厌县志办，去了，我有一种十分疲倦的感觉，不光是白纯身上缕缕不绝的略香潮气，更是那一堆又一堆一摞又一摞的秘卷古籍，人们在里面又能发现什么呢？我感到血腥味充溢空间。

从一大摞资料的空隙中露出白纯的头顶，窗台有几片落叶，外面的阳光花花斑斑，我问白纯我想问的那个确切日子。白纯略一思考，说：

“我爷爷曾说过，当天晚上你祖父乙坤便去了扶冲坳。”

四

一九四四年《大公报》载：

血债累累的日倭大佐板田正二在湘南都梁扶冲坳毙命，抗日军首领乙坤手戮其头云云……

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介绍我给别人的时候总说：

“这是乙坤的孙子”。

“这是乙坤的孙子”。

“这是乙坤的孙子”。

初听几次，我还有几分荣耀，这是那张灰黄色旧报纸带给我的荣光。过了一段，我开始厌恶，除了我是乙坤的孙子以外，我还是谁呢？我是谁？告诉我！我开始讨厌祖父乙坤了，他像鬼魂似的与我的血液溶为一体。我要烧了县志办那张唯一的《大公报》。在某一时候，我甚至产生了对祖父乙坤刻骨铭心的仇恨。白纯不肯把《大公报》交给我，说：

“不，这不行，绝对不行。这怎么行呢？你疯了，你一定疯了。”

“你不肯给么？”

“不！不！不！”

白纯声嘶力竭地说。

看来，这辈子我无法抹去祖父乙坤留给我的任何一缕血缘关系了。我自惭形秽，自愧弗如。前不久，白纯告诉我，她办公室主任有一次把她堵在灰暗的资料室里，对她非礼。白纯急中生智，说主任你不要急吗，你等着，这需要情绪的，你先酝

酿一下情绪，我等一下来。白纯绕过恶狼般的主任，带门而去像小白鹿似的。

我觉得主任好笑，也为白纯的机灵而自豪。可白纯说：

“你不想报复主任么？”

我讷言了。为什么我不报复主任呢？他对白纯非礼，难道不是对我的非礼么？我一下子发现我与祖父乙坤在豪气上的巨大差距，像太阳与月亮的差距一样。祖父乙坤是炽热的太阳，而我只是黯淡的星星。我不敢去报复主任，我想到职称、工资、住房、奖金，还有小鞋。我发现我无法拉近与祖父乙坤的差距。我萎顿，打蔫，阳萎。

祖父乙坤当晚披星戴月去了扶冲坳七叔公的青砖宅院，那里有使他心开一朵花的盲娘。祖父乙坤大步流星地赶路，天地间一片潮乎乎温馨之气。一九四四年的这个夜晚，对于我家族的历史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家族绵绵不断的历史在这个夜晚溅起眩目的浪花。祖父乙坤没有穿灰白色长衫，他穿了一件打家劫舍的夜行衣。

我很愚钝毫无想象力，但祖父乙坤的样子我还是想象得出。愈是酷热的白天晚上的风愈凉，从坟地那边吹过来的风塞满了祖父乙坤身上的任何一个空隙，凉飕飕的。地草拌住他的脚趾，被他狠狠蹬断。野地里磷火闪烁使人毛骨悚然。祖父乙坤两只眼如饿狼，眉峰高，类似于北京猿人。白晡天早已在大成殿的一角酣睡，徐夭青还在梦江浙一带她的风头健。祖父乙坤披星戴月头皮上涸出汗珠，胸膛间热气腾腾。古城离扶冲坳尚有三十里，其间翻两座山脊，左翠云右斗笠，两山夹峙群峰森然，猫头鹰挟一路凉风戛然而过。

祖父乙坤想起一九三八年酷夏那个晌午前一天的盲娘，又在头脑中想六年之后的盲娘会是什么样？在徐夭青淋漓畅流的

月经血水之中，他发现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强悍。每当他与徐夭青进入恍惚兮兮之中便想起官娘。他很清楚自己每次把徐夭青揉成一团幸福的软泥时，都把她当成官娘。徐夭青在幸福之中喉咙里咕咕直响，并喃喃自语：

“我好快活的。你真是一个销魂的男人。”

她仰天躺着，外面的月光使她凝结成一块玉，两玉峰楚楚而立，乳房的轮廓差点使他忘记了官娘。等他再幡然醒悟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尽。但他也说：

“你是一个销魂的女人。”

直到有一天，他似乎发现冥冥之中有一个精灵在呼唤他回扶冲坳，他才从徐夭青所构筑的温柔之乡挣脱出来，像挣脱蜘蛛网一般。“我要回扶冲坳”。他说。

一九三八年，是个让祖父乙坤黯然神伤的年份。我为什么在那个白天不干了她呢？等到官娘干瘦的父亲与七叔公以三十块大洋成交后，他才后悔为什么不干脆把官娘干了？

那一年的那一天，天气有几分醉意，仿佛天地都伸开了柔软的臂，要将世界上的一切都揽入它们的怀抱。虽然是酷夏，草地悠悠，树也郁郁，太阳光里的鸟们，各自选择着配偶，亲嘴调情。官娘便有了几分欲望。她在等祖父乙坤。阳光下的乙坤，赤着上身，挥着银锄，二头肌上渗出的汗珠，被太阳蒸腾，乙坤便在官娘的心中清晰了，眼中模糊了。草中有几丝颤动，一双手捂住了官娘的眼。

“哎哟，死鬼，松手。”

官娘嗔怪地说。天地在一瞬间显得十分高远。云丝像笔锋尾刷过几道。祖父乙坤在那时就会调情了，他涎着脸说：

“叫声哥。”

“我不嘛。”